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背景条件与动力机制

周权雄

(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 广州 510632)

摘 要: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首先结合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深入分析、归纳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背景动因与约束条件;接着,从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企业家创新以及体制改革等角度探讨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动力机制。

关键词:现代产业体系;背景条件;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10)02-0049-04

0 引言

党的十七大报告针对我国产业结构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此后,学术界、政府决策部门对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与基本特征进行了多维度的解读。广东等先行地区结合自身实际,出台了专门的文件,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目标、主体框架、重点载体和保障措施,为推动广东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了明确可行的目标和强有力的保障措施。《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认为:现代产业体系是以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有自主创新性的有机产业群为核心,以技术、人才、资本、信息等高效运转的产业辅助系统为支撑,以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备、社会保障有力、市场秩序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为依托,并具有创新性、开放性、融合性、集聚性和可持续性特征的新型产业体系^[1]。

1 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背景条件

1.1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

首先,新时期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被置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之下。近年来,随着生产、贸易、研发、金融等领域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结构的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电子、汽车等产业的采购、生产、销售甚至研发链条遍及全球。可以观察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某个国家试图建立起完全封闭而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当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跨区域甚至跨国界转移正成为新时期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所谓产业转移,指的是某些产业由一些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现象。随着劳动力、土地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人民币的升值和外贸政策的调整,工业品出口增长逐步放缓和风险加大、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增加以及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国外地区如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从目前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实践来看,东莞、佛山、中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清远、河源等广东边远城市或内陆城市转移,既有的产业格局逐渐被打破^[2]。这也是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应该关注的一个重要背景。

其次,新时期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必然也离不开信息化的大背景。现代产业体系的本质特征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与各产业之间的融合。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指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最终融为一体,逐步形成新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产业融合的范围被大大扩展了。不仅在信息通信行业,在制造业、金融、物流及旅游、房地产等多个行业中,产业融合也在加速进行。虽然三次产业和产品的物质形态及使用价值方向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但由于现代信息技术和方法对传统产业部门的渗入、融合或改造,三次产业的生产与服务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推动着产品与服务结构的升级。产品与服务的不断更新换代又带动需求结构升级,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显然,全球化、信息化是我国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应该着重考虑的时代背景。现阶段我国的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必须以全球化与信息化为背景,充分利用国际分工机遇和国际产业转移效应,实现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技术对接,最

收稿日期:2009-04-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573041);广东省软科学基金项目(2005B70101009)

作者简介:周权雄(1983-),男,湖南汨罗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

大限度地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源,从单纯的技术引进走向“技术外取”和“技术融合”,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加快发展信息化并通过信息化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现代化。

1.2 我国的基本国情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产业发展既有与其它国家的相似之处,又在发展任务、发展机制、发展路径等方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创举。我国作为世界上排第一位的人口大国、按照GDP计算的第二位经济大国以及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中表现出很多特殊性。围绕着13亿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我国的现代产业体系有自己的特色的话,那么“超大规模”可能是最为显著的特色之一。

此外,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趋利避害,增强竞争能力,必须高度重视产业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累计利用外资6 000多亿美元,兴办了几十万家合资企业,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外商独资化的倾向明显,并积极并购我国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制造利用外资方面的政绩,毫无产业安全意识,支持国内企业接受跨国公司的兼并。如果不加防范,跨国公司就有可能在我国的某些行业形成垄断局面,而国内长期形成的人才和技术积累也将拱手送给外方,由此带来的产业安全问题必须引起警惕。显然,我国产业的“超大规模”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产业安全将会对构建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保持产业体系的相对完整性和安全性等产生重要影响。

1.3 我国新时期科学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新时期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背景是,科学发展观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出了总体要求。科学发展战略既是开展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研究的科学基础,又是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实践的理论指导。

资源环境压力增大,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客观上要求经济发展努力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发展绿色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成为迫切需要。资源和环境问题是当前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如何在资源约束和环境约束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亟待深入思考并付诸实践的重大现实课题。

2 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的动力机制

我们认为,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可持续发展、体制改革以及企业家创新等因素构成了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

的基本动力机制。

2.1 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

从产业发展角度看,产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升级的过程。产业现代化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一致的。产业结构升级又称“产业升级”,主要是指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状态演变的趋势。众多研究表明,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源泉所在。

沿袭熊彼特“资本主义就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的思路,Reinganum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阐述:产业演化及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因就是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实质上就是产业演化过程。每次创新成果的出现意味着产业发展到达一个新阶段,企业在一个新的技术平台上进行新一轮的技术和市场竞争。周叔莲等^[4]的研究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哪个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越活跃,对创新成果的吸收和融合能力越强,创造能力越强,创新成果的商业化、产业化速度越快,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越强,这个产业的发展速度就越快,规模就越大,影响就越广泛。如果这个产业又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波及效果,就可能引发新一轮的产业变革甚至产业革命,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突变——实现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和升级。

几次科技革命及随后的产业革命足以证明这一点。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例,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源头,除了社会与资本因素外,基本可以理解为科技进步的推动。技术进步是导致产业现代化的主导性因素。决定生产技术水平的技术进步不仅直接影响新兴产业的成长、传统产业的改造、落后产业的衰退,而且还通过影响需求变动、贸易方式和其它要素的供给,间接地影响产业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演进,即存在所谓的技术进步溢出效应,又被称为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实现科技进步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推进一个地区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朱卫平^[3]指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是因为:自主创新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首要特征,能够将现代产业体系同传统产业体系有效区分开来的东西不是行业的性质,也不是产品的功能,而是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没有现代产业体系;自主创新是建立现代产业体系的第一推动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当然需要有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投入,需要以良好的基础设施为依托,但真正能够推动现有产业体系向现代产业体系转换的第一推动力还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决定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开放竞争力,现代产业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开放就意味着竞争,建立在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先进技术、核心技术是竞争中最有力的武器;自主创新决定了现代产业体系的融合性,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产业融合,三大产业之间,各产业内部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边界趋于模糊,而产业的融合化趋势集中体现了现代技术对产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自主创新决定了现代

产业体系的可持续性,现代产业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体系,具有低资源耗费和环境友好的特征,而产业的可持续性以相关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为支撑条件。

2.2 可持续发展

传统产业体系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强调的是一种“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即在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自然环境中。从根本上讲,当代资源环境问题之所以日益严重,其罪魁祸首就是这种以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为特征的线性经济模式所导致的资源过度消耗,人类排放和污染物超出了环境的自净能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实施,清洁生产、产业生态化发展开始在发达国家渐成潮流,从宏观层次的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管理立法,中观层次区域产业园区的建设、布局,到微观层面企业的生产技术改造、管理实践,生态化的概念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主线。这一发展趋势在三次产业中都有所体现,如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革命,促成了生态与产业的新型互动关系,最终形成生态产业一体化和复合化,传统的三次产业正在向生态化方向发展。生态化是人类构筑经济社会与自然界和谐发展、实现良性循环的新型产业模式,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

2.3 企业家创新

企业家是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行为主体。作为最能动的主体因素,企业家既是新产业生成的塑造主体,也是产业现代化的推动主体。一种产业的形成和现代化,大多是由企业家创新所引致的。显著的企业家活动,它们有承担风险并建立新企业的愿望,它们具有进入现有新技术和新市场领域的的能力,对产业形成和演化起着推动作用。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企业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企业家创新无疑扮演着一个发动机的角色。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而言,企业家及其创业精神在产业演进过程中也具有其它因素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市场缺失或不健全的环境中,产业演进的过程充满着大量的不确定性,由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和高交易成本,因此特别需要取得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优于他人、敢冒风险和有判断力的企业家。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如果仍然强调政府官员对企业家的替代作用,那么企业家缺位的直接后果就是产业瓶颈的出现。这是因为,企业家的素质,如冒险主义、创新精神,一般不为政府官员所具备。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企业家和他们的这种素质是特别重要的,它们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正如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起飞”理论中所强调的,经济起飞首先是形成企业家队伍,企业家通过创新活动,把资本和技术投向最具效率和前途的生产活动中去,推动主导部门的形成和经济的起飞。

此外,企业家创新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推动还体现在创新扩散上。众多企业家在某些企业家的示范作用下,

选择具有较低创业成本与较高预期收益的产业,在不断地模仿、创新过程中推动着产业的现代化。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集群效应的发挥、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等都离不开企业家创新、企业家网络或企业家的集体作用。随着市场中越来越多的新企业进入和企业数量的增加,企业家创新成果所代表的产权知识会逐步扩散,并对国民经济的其它部门产生广泛的影响。例如,企业家的创造性,可以形成资本与人才投入的导向,从而形成促进产业成长和成熟的产业资本及更有利于产业发展的产业文化。成功的企业家创新能够大大增加投资者的成功预期,带动社会资本的进入,因此企业和产业也能获得充足的资本支持,推动产业的成长和成熟。此外,卓越的企业家行为会引导越来越多的企业对领先企业进行标杆模仿,这种标杆模仿的扩散像技术扩散一样,在产业内会形成各种行为倾向和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组织文化,推动产业往合理化、高度化演进。概言之,企业家既是推动企业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力量,也是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主体力量。

2.4 体制改革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是人类有组织的行为的结果,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一个有利于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比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本身更为重要。因此,真正制约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应当从制度、体制、机制和政策等方面去寻找。虽然现阶段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政策和配套措施,但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切实提供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仍然是摆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实际上是生产要素组合与更新的过程,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投向尤其是资源的整体使用效率必然受到产业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体制创新的作用无疑会非常突出。我国产业体系的发展既有国外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一般共性,又有作为发展中的市场转轨国家的特殊性。

程世勇等^[5]指出,中国的产业结构问题和西方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问题有着根本的区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产业结构问题是基于市场机制产生的,我国目前存在的产业结构问题并非市场行为所致,而主要是由于地方政府引资偏好和投资冲动所引起的。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在“任职期限短、考核压力大”的硬约束条件下,通常只追求引进项目数、GDP和税收增长等短期目标,而忽视了地方资源的禀赋优势和要素价格,缺乏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和资源整合,导致地方政府在决策时忽视市场经济规律和地区发展的长期收益。

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制改革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不具备有利于现代产业体系发展的体制环境造成的。科技部专题研究组^[6]指出,目前我国许多地区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引进外资、鼓励出口,而对于自主创新所需核

心技术的研发、自主品牌的创立缺乏有力的支持,甚至与创新政策相矛盾。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干扰环境执法,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一些地方监管不力的问题还很突出”的软肋。在唯GDP论的今天,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往往在法律手段上没有对企业进行严格约束,对企业环境污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变相纵容企业逃避环保法律责任。

3 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结合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背景、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我国新时期发展战略的总体要求,深入分析、归纳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背景动因与约束条件。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两大动力机制。本文对于理解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市场、政府和中间性组织三重作用机制驱动下的产业动态变化规律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3.1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和政府的角色定位

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应该是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产业领域的政府管理职能要逐步由决策型转变成指导服务型,努力营造适合现代产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市场环境。这是因为单纯依靠政府去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事情,真正有效率的现代产业体系是在企业的创新创意和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中发展演变而成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尽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随着市场发育的逐渐完善,政府该退出的领域要及时退出以让位给市场。

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有二:其一,当市场本身不完善或没有发育好时加强有效制度的供给以培育市场。具体而言,针对国内市场分割的问题,要强化打破地区封锁的协调工作机制,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加快建设并健全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此外,还要减少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建立真正使企业具有市场主体性的企业制度,并加快企业家队伍的培养,构建市场力量产生与运作的微观基础,等等。其二,在技术创新等“市场失灵”领域,应该由政府出面对其方向、规模以及速度进行干预,从而使之朝社会收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具体而言,要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调整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的税基抵扣政策、国有风险投资公司的绩效考核政策、追求GDP的产业政策等,鼓励企业和其它社会主体的创新行为。

3.2 重视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政府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的作用

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过程中,必须通过政府支持系统

和社会支持系统,营造有利于企业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土壤与环境。政府支持系统和社会支持系统在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中的作用是,通过政策支持和组织创新,形成组织化的内生性资源和创造性资源,这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变地区发展必须依赖政府和外生资源配置的被动局面,增强地区经济的自组织性和内源性。

政府支持系统包括:提供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融资信贷、科技服务、教育培训以及企业支持政策;确保企业间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如禁止垄断和限制不正当交易);以保护环境和促进循环经济为目的的政策(如环境保护法、产业生态相关法律法规)。社会支持系统包括:行业协会、学术团体、金融机构等中间性组织。

3.3 应该把培育中间性组织作为一项具体措施

中间性经济组织是联系个人、企业和市场的制度安排与组织形态,它是介于企业这种完全一体化的组织和市场这种作为各种组织集合状态之间的一种组织联系状态。中间性组织的主体包括个人、企业和其它机构,并以企业为主。中间性组织既有内生于市场之中作为企业联系方式的机构,如各种协会和企业联盟等,也有外生于市场并渗透到市场中的机构,如非政府组织(NGO)。中间性组织将各种相关主体在市场内广泛联系起来,并对市场交易定价和资源配置状态形成重要影响。中间性经济组织的典型形态包括:战略联盟、松散型企业集团、企业集群、行业协会和商会、研究开发以及管理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非政府组织等。

参考文献:

- [1]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决定[N].南方日报,2008-07-28.
- [2] 朱卫平.先行一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N].南方日报,2008-06-19.
- [3] 朱卫平.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N].南方日报,2009-01-21.
- [4] 周叔莲、王伟光.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J].管理世界,2001(5):70-78.
- [5] 程世勇、李伟群.地方政府引资偏好与产业结构优化[J].经济问题,2007(11):20-24.
- [6] 科技部专题研究组.我国区域自主创新调研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 [7] REINGANUM, J. Innovation and industry evolution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5, 100(1):81-99.

(责任编辑:高建平)